

· 萧选 著 ·

# 天下 无谋

上  
Tianxia  
Wumou



天不假年



· 萧逸 著 ·

# 天下 无谋

①

Tianxia  
Wumou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下无谋 : 全 2 册 / 萧选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594-1266-9

I. ①天… II. ①萧…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52961 号

书 名	天下无谋 : 全 2 册
作 者	萧 选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吴小波 李 墨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李 墨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 网 址	<a href="http://www.jswenyi.com">http://www.jswenyi.com</a>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576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1266-9
定 价	60.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章	.....	003
这世间，终究无人能随心所欲		
第二章	.....	042
我用尽全力保护自己，等于换个方式保护你		
第三章	.....	078
任何表面都可能是虚假		
第四章	.....	117
风起云涌时		



# 目录

C O N T E N T S

第五章  
美色是这世上最好的武器

153

第六章  
从前的抛弃就意味着以后的不能拥有

184

第七章  
每一步都是陷阱，每一步也都是深渊

216





## 序

中元二十八年，各朝起义不断，天下一时四分五裂，民不聊生。唯有北唐独树一帜，抵御外兵、内调民生，拒绝外朝所有往来，颇有一番世外桃源之景。

乱世之下，南楚军中穆西仲，得一神将，领兵争帝，犹如神助，兵力渐大，一举平定周边几国，颇有统一天下之势。

后，唐楚大战。其腥风血雨、兵法诡谲，世人皆知。

终，南楚胜，北唐败。北唐虽奄奄一息保下龙脉，但沦为附属。其落败原因，世人皆是不解。而这不解中，还有南楚帝位。

南楚十六年，举国昌盛，太平安稳。

朝中左相大人——楚皇胞弟穆西仲，建国初期，出生入死；太平盛世，辅佐新君。位高权重，犹如二皇。

南楚君主穆西萼多子多福，其中三子一女，长大成人后，皆有所长，备受瞩目。

长子尔政，茹贵妃所出，年幼成才，政绩突出。

三子尔清，皇后所出，才貌一品，武功卓越，以嫡子身份，夺得东宫。

长女穆沐，字尔仪，封号孝嫔，皇后膝下，疾恶如仇，文武双全，品貌极佳。

五子尔崖，齐妃所出，天资聪颖，机灵多趣。

南楚盛世，满朝上下，提起这几人，无不赞叹有加。

但，平静无波的海面，底下总伴随着波涛汹涌。所有为人知的安平，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暗礁。

又几年，楚皇穆西萼沉迷酒色，不问世事，穆西忭以左相的身份监国。曾经收复的各附属国，也开始蠢蠢欲动。曾经的繁华盛世已衰败，此时的风平浪静，终化成暴风雨前夕的宁静，压抑着整个中原。



第一章

这世间，  
终究无人能随心所欲



01

他真的已经跑不动了。

可是他却不敢放松警惕。

在这个危机四伏的环境里，他已没有其他选择。

正是山青花欲燃的好时节。

一整排大雁从高空飞过，明净的蓝天里，偶尔飘过一丝白云，就像多日前的那场大雨，从未降临过一般。

黑色骏马矫健地在这片皇家马庄奔跑着，略带一点绿色的草地上，马蹄踏过，卷起一片风尘。

“哈哈哈哈哈，我赌他还能坚持一圈！”

“不不不！半圈！”

马蹄嗒嗒，疾风吹过，草场旁的看台上，一群锦缎加身的公子，正兴致满满地高谈阔论。他们的目光，正直直锁定奔跑着的黑色骏马，而就在这匹号称千里马的身后，有一个青年男子被拖在后。

他浑身血污，看不出衣着原本的颜色，凌乱的头发混着汗水和泥土沾在脸上和颈上，远远看去，就像刚从地牢中拖出来的犯人或者在街上随便拉来的乞丐。

马蹄扬起的灰尘将他笼罩，惹得看台上的公子们拍手大笑。他们津津有味地猜测着这个玩物可以再坚持多久，看得出，谁也不愿意终止这可以让他们捧腹大笑的游戏。

眼见男子要支撑不住了，忽然一个红色身影快速地从众人眼前掠过。只听一声嘶鸣破空，便见一位红衣女子，拦下了本在奔驰的黑色骏马，以及坐在黑马上的那个趾高气扬的男人。

“放了他！”红衣女子峨眉轻蹙，白皙如雪的肌肤因为暴怒晕出了桃红。她面容冷冽，而那双摄人心魄的桃花眼中，正闪着危险

的信号。

男人扯着缰绳，认清来人，被突然阻拦而生的愤怒散去，不屑地一笑，道：“凭什么？”

“放了他。”红衣女子似乎根本就没听见男人的问话，她固执地盯着那男人的双眼，重复道。

男人用舌头抵了抵牙齿，大概是在隐忍怒火，就在他冷哼一声，准备说些什么的时候，却见红衣女子忽然朝他挥出了马鞭。

马鞭撕裂长空，不远处看台上的公子们，也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可转瞬间，马鞭却被那男人稳稳地抓在了自己的手里。

“穆沐！”男人似乎受到了惊吓，他狠狠地将手中握住的马鞭扔开，斥道。

“我最后说一遍——放了他。”

“如果我偏不呢？”

话音落，偌大的草场中，只听见凉风徐徐吹过，沉寂的空气里，连呼吸声都似乎变得小心翼翼。

男人好像对这样的对峙早就习以为常，与穆沐对峙了几秒后，便见他扯着冷笑，轻踢马肚，准备继续向前。

此时，穆沐看到不远处已经倒在地上的身影，身体微微一怔，只瞬间，便见她再次挥鞭，将男子拦截。长鞭如同灵蛇一般在她手中挥舞着，她下手狠戾，丝毫不给男人反击的机会。

一直在看台上盯着这边的公子们，此时已经全然没了刚刚看热闹的兴致，人群骚动间，对穆沐的不满也开始不绝于耳。

就在二人冲突越发激烈，毫无收手之势时，一声“住手！”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汗血宝马疾驰而来，骑在马上的是一个面容俊秀的男人，他金冠加顶，玉带系身，杏黄色的骑马服让他在眉眼轻蹙间，颇有一番不怒自威的味道。

“三哥……”刚刚还在与穆沐针锋相对的男人，见到来人，立马将嚣张收了起来，点头行礼间，却又夹杂着一丝不甘的意味。

“三哥。”穆沐此时也压住了愤怒，轻轻喊了一声。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没事儿，我们闹着玩儿呢。”穆尔崖讪笑道。

“你们玩儿的也太特别了，竟可致人命于不顾。”穆沐的声音已有不悦。

“不过一个质子，死了就死了，找个疫病的理由搪塞过去就行了……”穆尔崖伸手捋了捋胸前一缕墨发，话锋一转，冷笑道：“但是，你身为大公主，不觉得和这个傻子走得太近了吗？”

长鞭再次不由分说地径直向穆尔崖挥去，穆尔崖眉心微皱，侧身接招时，却听穆尔清不悦怒斥：“住手！”

“阿沐，五弟说得有道理，你和这个质子，的确走得太近了，要注意你的身份。”

穆沐死死地盯住不远处倒在地上的身影，没有说话。穆尔清摇了摇头，又对穆尔崖说：“差不多就行了，让蜀国使臣看笑话！”

穆尔崖低头，眼里闪过一丝不悦，但他依旧面带微笑恭顺答道：“知道了，三哥。”说罢，便见他抽出腰间的长剑，挥手砍断了绑在马鞍之上的粗绳。

“他虽是质子，但也要注意分寸，父皇母后没有阻拦你，并不代表你真的可以将他弄死。”

“是，臣弟明白。”话罢，穆尔崖眉眼微挑掉转马头，挥动缰绳，快马离去。

“还不过去将他送进太医署？真想让他等死吗？”

听到说话，穆沐回过神来，翻身下马，跑至那人身旁，伸了手却又不知该如何将他扶起。

“意图谋害皇子是重罪，你可切莫再如此冲动。而且，为了这

么个傻子，不值得。”

“嗯，谢谢皇兄。”

道谢虽生硬，但穆沐难得柔软下来的语气，让穆尔清有些不忍，他轻轻叹了口气，说：“你在这里等会儿，我喊人过来抬他，你一个人扶，恐怕会让他的伤势加重。”

“好。”

穆沐点头应道，而后便听马蹄破空，穆尔清绝尘离去。

微风有些回暖，她的墨发被高束头顶，低头看着那男子时，发丝从背后倾斜而下，轻挠他面。

那人满面污垢、眉头紧蹙，却仍不难看出他器彩韶澈、面容清绝的模样。此时，他睁开了双眼，见穆沐双眸似有泪光。

她双手握拳，隐忍着心疼，轻斥：“不是说了让你别离开邓卓身边吗？现在我的话也听不懂了是不是？”

男子嘴角轻轻上扬，似乎根本就不明白刚刚的自己经历过什么。

穆沐更怒，道：“还笑？你是不是傻啊！哪天要是就这么死了，我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男人依旧没说话，嘴角的笑意，似乎更加灿烂了。

穆沐轻叹一声：“罢了，我和傻子计较，才是真的傻子。”

说话间，几个身着枣红色宫服的太监已经抬着步辇疾步到了二人身边。

穆沐扫了一眼，不等几人行礼，便开口问道：“太医呢？”

为首的太监立马弓身答道：“况若姑姑突发不适，太医们都去了芙蓉宫。”

穆沐眉心轻跳，心中盛满疑惑，问：“那太子殿下呢？”

“我们……也没见到殿下，殿下是派了沈公公来传话的。”

“嗯。那你们先将黎沉公子送到太医署吧，再喊一个人通知江公公。”

“是。”

黎沉来到穆沐身边的那一日，正是穆沐八岁时搬到兰台的那一天。倒不是日子特殊才会一直记得分明，而是来到她身边的人，让那个日子变得格外特殊了起来。

犹记得那日杏雨微摇，她为了躲避皇兄们的捉弄，躲在了银杏树上不想下来，黎沉一身白衣，踏叶而至。他悠然地站在那金黄的天地之中，看着她浅浅地笑着，说：“贵国的孝嫔公主，行事作风还真是奇特得很啊。”

是了，他曾那样不羁而风流着，那双眸子，也曾那般摄人心魄。穆沐想至此，心中难隐叹息。

到达太医署的时候，已无人闲坐于此，来来往往的寥寥几个抓药随从，都忙碌地奔来跑去。就在穆沐蹙眉之时，门口忽然进来一个拿着药方的太医，她立马拦住，道：“李太医，快帮黎沉公子看看。”

太医见到穆沐，当即行礼道：“问公主安。”

“免礼，快来帮黎沉看看伤势。”

李太医面色为难：“回公主话，茹妃娘娘的贴身侍女忽然腹痛作呕，口吐白沫，病情严重。茹妃娘娘说这侍女的突疾怕是和自己有关，所以命太医们全体抢救。黎沉公子……恐怕要再等等了。”

她对身边的人这么上心，倒是头一次听说。穆沐先前的疑惑，因为这大动干戈的场面，全部消失殆尽。

想想也知道，这是憋着坏呢。

穆沐在心里冷笑一声，咄咄问道：“少你一人又如何？”

闻言，李太医立马跪地，道：“公主恕罪，微臣这是奉宋太医之命，前来熬药，耽搁不得啊。”

“哪里就耽搁不得了？她的侍女是一条命，现在摆在你面前的黎沉公子就不是一条命了么？那边那么多人，想必不过一个腹痛也死不了人。”

李太医额间冷汗连连，他低着头，为难得迟迟没有说话。

见他还愣在原地，穆沐又道：“抓药随从去熬药，你现在就来帮黎沉公子看看伤势，若再推托……你知道我不会比茹妃好糊弄。”

见李太医有些动摇，穆沐放弱了语气，继续道：“你且放心看病，茹妃那里，有什么罪责，我来担着就是。”

话到此处，李太医也不再推辞，他起身走到矮塌边上，见黎沉浑身血污，不过一眼，就蹙眉问道：“公子这是？”

“被马匹拖伤。”

“公子现在需要沐浴更衣，将污泥洗清，我才可更进一步察看伤势，为其上药，还请公主回避。”

穆沐点点头，她深深地看了一眼重新睡去的黎沉，“那我在外面等着。”

穆沐其实从来都不是仗着自己大公主身份就胡作非为的人，相反的，在这深宫之中的每一日，她都小心翼翼。只是有时候，那些唯利是图、见风使舵的奴才，和那些随时都有可能将她卷入的风暴，让她不得不尖锐如刺。

刚在门口站定，便见一个满头白发、面容白净的老人急匆匆地走来，他在穆沐面前下跪行礼，可穆沐却眼皮都不抬。

过了几秒，穆沐才问：“去哪里了？”

“回公主话，邓卓被五皇子以惊了他的马为由，关进了禁军围捕猛兽的铁笼。公子找不到邓卓也不肯吃饭，奴才只好斗胆去寻，没想到，公子却……”

“公子分不清轻重，你还分不清吗？穆尔崖肚子憋的什么坏水难道还要我次次提醒你？”没听江公公说完，穆沐便打断训斥，江公公也不分辩，只愧疚地低头沉默着。良久，穆沐才轻叹一声，说：“起来吧。”

待江公公起身，她又问：“那邓卓现在怎么样？”

江公公焦急愧疚的脸色似有缓和，他弓身点头，说：“无碍，邓卓自小学武，五皇子倒也不敢用强，他现在虽被关在铁笼，倒也没什么大事。”

“那可不一定，那是关押猛兽的铁笼……你觉得，穆尔崖会轻易将邓卓放出来吗？如果不放出来，真要围捕到了猛兽，猛兽又会被关进哪里呢？”

“铁笼……”江公公恍然大悟，又焦急了起来。

“行了，公公也别急，待我去好好会会这个五弟！”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就在穆沐说着，准备提步离开时，又被一个匆忙的身影撞了个满怀。

“你这么慌慌张张的作甚？”穆沐见到来人，颇为不悦。

那人一身碧色衣裳，长发梳成双平髻，露出光滑的额头，她着急得连行礼都忘了，急忙道：“公主，皇上要你去芙蓉宫一趟，领人的嬷嬷已经朝这边过来了。”

“芙蓉宫？让我过去做什么？”

“茹妃娘娘说，今日是喝了你送去的茶水，况若才突发疾病暴毙的。”

穆沐收在袖中的手忽地一紧：“暴毙？”

“是的……现在已经有公公去收拾况若的遗物了，茹妃娘娘也下令要将她送回老家厚葬。”

话落，只见穆沐紧抿双唇，陷入沉思。她忽然有些看不清这茹妃到底在耍什么把戏，也不知道到底有什么可以让茹妃宁愿牺牲掉这宫中唯一为她着想之人的性命，也要倒自己一身脏水的必要原因。又或许，这次，茹妃是真的被陷害了？

她转头看向江公公，道：“先派人为公子拿些干净衣服，你亲自在这里守着，切莫离开。”



“是。”

今日午膳，本是要给母后请安，可那高高在上的皇后却以疲困为由，叫嬷嬷将自己拒之门外。这也好，省得去看那张看见自己就不悦的脸。可没想到，自己才刚刚踏出皇后别宫门外，茹妃就将自己喊了去。没待过半炷香，她就听到外面骏马嘶鸣，心中不安，自己便赶紧敷衍了茹妃两句，匆匆地出来了。

从头到尾，她都像一个木偶一般，被人唤来呼去。怎么现在却说，况若是喝了她的茶水致死？

穆沐步伐匆匆，在芙蓉宫宫门的不远处，遇到了那些前来喊她的嬷嬷。此时，她心中不是没有忐忑，只是这被人冤枉的愤怒，却要比这忐忑强烈了许多。

她倒想看看，今天这盆脏水，到底是如何泼到她身上的！

## 02

进到芙蓉宫的时候，里面已是一片肃静。张张都是熟面孔，可穆沐却满心嫌恶。

都是些笑面虎。

除了父皇……和穆尔清。

“孝嫔拜见父皇、母后。”穆沐在那堂下跪得笔直，可话音落了许多，这偌大的寝殿之中，却无一人开口让她起身。

坐在九凤椅下方的穆尔清，心中早就打起了鼓，他想要开口为穆沐辩解，还没开口，就收到了来自皇后的眼神警告。

片刻之后，坐在九凤椅上的那个中年男人，终是不忍，他粗黑的眉头轻轻动了一下，最后才沉声开口，道：“阿沐，你可知罪？”

其实穆沐刚刚进来时，就瞥到跪坐一旁、浑身血污的贴身侍女小武，所以此时正愤怒焦灼着。见楚皇问话，她立马抬起了头，带